

## 做個守信用的人

第十二屆 李慶三

顧文霞教授在 2014 年 6 月 12 日，以 98 高齡仙逝，一代藥學巨人從此離開我們這批莘莘學子，雖然我們知道這一天終究要來到，接到噩訊的時候，還是不能克制那一刻的哀慟。

時光倒流到 1964 年，台大藥學系第 12 屆新生懷著忐忑的心情到校總區報到，然後到醫學院區參觀本系，並拜見歡迎我們的學長（其實男學長是來物色新生漂亮的女孩子），從學長的警告中，我們得知藥學系有一個很紳士型的教授（孫雲燾教授），還有一個兇巴巴的教授就是顧文霞教授，兇就歸她兇吧，既來之則安之，反正暫時也沒有選擇了。

大一都在校總區上課，除了聽聽學長偶而傳述的軼聞趣事之外，對顧教授沒什麼感覺，一直到大三修生藥的時候，才感受到她的威力，特別是生藥實驗，一板一眼，半分馬虎不得。我記得期末考有二十來個顯微鏡標本分佈在不同轉台，每個轉台有限定時間作答，考得我頭昏眼花（屬雞的本來眼力已不佳），不曉得是如何過關的。後來才知道有人為了生藥不及格，耽擱了一年才畢業，想起來心有餘悸。

後來到美國進修學位，第一個不敢選為主科就是生藥，當時美國藥學院還有 Pharmacognosy 這門選科，現在幾乎絕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 Natural Product 和 Medicinal Chemistry。我在當助教的時候，也經歷到這種輪番上陣的考試法，可見顧教授的教學法在當時已經是很先進的了。不敢秉承衣鉢，辜負了顧教授的心意，想起來有點慚愧，不過她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精神，還是對我產生了非常正面影響。

顧教授兇得出名，特別是對待女生。我們班上有位非常漂亮的女生就被當場訓過，在印象中，她對男生反而客氣些，還好那是 60 年代，如果在今天，學生可能走人或告到教育部去了。其實顧教授是愛之深責之切，她是非常照顧學生的。在早期她主張藥學畢業生不必証照考試，只要能畢業的，就有資格當藥師，可見她對她的教育產品的信心，我們也都沒有辜負她的期待。物換星移，現在藥師証照考試幾乎變成捍衛品質的一項措施。不過顧教授的用心良苦，是我們早期畢業生深心感激的。顧教授和孫教授兩者都為藥師正名不遺餘力，是藥師，不是藥劑師。

個人方面我有一段深刻的體驗，我畢業服役之後是班上比較遲找到工作的，最後只好硬著頭皮去找顧教授要飯吃，她問我生藥分數，我坦白告訴她是個大丙，心想工作是泡湯了，想不到她竟然說：『沒關係，到台大藥劑科來好好做。』我真的是感激

涕零，有幸有這種不離不棄的師長。很不巧的，隔了幾天，鹽野義的 Propa 聘書也到家了。因為見利思遷，而且只是口頭受聘，所以我就改變了心意。去見顧教授表白的時候被她訓了一頓“做人不可不守信用”。她這麼說，可是我心意已決，還是作了叛逆之徒。

在鹽野義作了兩年，想出國了，這個叛逆的學生又想起了老師，真該死！硬著頭皮再去見她要介紹信，顧教授眼清目明，一見面就認出是我，她還是老話一句“做人不可不守信用”，我的介紹信於是泡湯。這裡有個小插曲，沒了介紹信，申請不了學校，總得想辦法，我的腦袋瓜浮現了吳樹閣教授。某日我騎著鹽野義很拉風的摩拖車，車後座綁了一大盒禮餅，去吳教授家，說明來意之後承他首懇，樂乎之際，忽見一小兒走到吳教授身邊，我順勢推說：『這盒餅干讓你小孫子吃。』沒想到吳教授即刻修正說：『這是我兒子。』好險，差點介紹信又泡湯！

套句老調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當年踏入藥學領域，受教顧教授門下的年青小伙子，如今也步入七旬之年，勉懷先師先輩，心中的感激不是言語文字能表達於萬一。顧教授，真不好意思，這一生只有兩次想到您，一次是找您要工作，一次是找您要介紹信，第三次真正要找您的時候，您已經不在了。如果來生有幸，我願再作顧教授您的門生，再重來，我肯定承諾“作一個守信用的人”。